

坚持“两创”
关注新大众文艺

永远不要低估观众

王 枫

锐见

人工智能逼出「真演技」

刘 洋

真正会被时代淘汰的不是老题材,而是对观众的旧想象。重新认识观众,才能重新认识创作,提升文艺产品供给

一部质量明明还不错的电影,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观众?一场演员看着提词器的话剧演出,何以招致观众不满?一句请观众“走个面儿”的宣发,为何引发争议?这背后都涉及创作与观众的关系问题。一个老问题,今天遇到了新挑战。

最典型的,是对观众的预设判断正在失效。有人说,年轻人不关心历史了,也有人说,今天的观众只能接受快节奏、强刺激。但电视剧《太平年》一头扎进五代十国的历史深处,台词半文半白,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照样有大批年轻人乐此不疲地追剧、查史书;没有类型奇观的纪录电影《里斯本丸沉没》、没有明星光环的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、没有叙事悬念的《主角》,也都被观众识别并且托举起来。

永远不要低估观众,这是一句已经被历史和市场证明的真理。而今,在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和文艺生态中,我们更需要理解它的丰富内涵。

首先,不要低估观众的审美。今天,一个普通观众既看外国大片也喜欢国产电影,既听流行音乐、订阅历史播客,也追剧、刷短视

艺海观澜

短剧有个「老灵魂」

张 欣
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短视频、直播层出不穷,不过真正占据用户大量时间的,其实还是故事。许多人就把短剧当成“睡前故事”,一晚上可以刷完好几部,带着满足进入梦乡。这样看来,短剧虽是新兴文艺类型,可它并不是新物种,而是回归了“讲故事”最古老的样子。

大众文化史上,从茶馆书场中闲坐品咂的评书大鼓,到邻里同学间“手手相传”的武侠小说,从举家共赏的电视连续剧,到小屏畅读的网络文学,适配人们日常生活的故事载体不断更新。这些文艺形式,凭借表达通俗、剧情紧凑、冲突鲜活,填充了闲暇休憩时刻,让人们在劳作之余可以放松神经。

短剧所接续的,正是这条“讲故事”的大众文艺脉络。人们喜欢用“上头”“通俗”“算法推荐”等词语解释短剧的流行,这些标签背后,真正值得讨论的,是它如何讲出了人们想听爱听的故事,那些已经屡遭调侃并不高深的“套路”,为何总还会让人忍不住“再看一集”?

这就要从短剧的几种主要叙事模式入手:“霸总”“重生”“逆袭”经不住逻辑推敲,却精准击中了当代观众的心理需求。它们有的提供了生活和情感的确定性,无条件的爱、坚定的支持、专属的守护,安稳笃定的情感体验给人以心灵慰藉;有的为人生遗憾提供了精神代偿,重生叙事搭建起命运假想,以主角的行动去追问、作答,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能否活成另一个自己;还有的,生动回应了朴素的价值追求,作恶即刻报应,付出总有结果,落入低谷者终能翻盘取胜,盛气凌人者必将自食其果,直接、热烈、毫不拖沓的剧情反转,让人拍手叫好。

从文艺史的角度看,这些“套路”并不新奇。《西厢记》以才子佳人的圆满,寄托了世人对真挚爱情的向往;《水浒传》以江湖侠义的抗争,承载了大众对公道正义的渴求。即便是经典外国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,其主线情节的复仇翻盘、身份反转、沉冤得雪,也与当下短剧的“打脸逆袭”高度相似。当然,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,大量短剧在制作水平、思想深度等方面不尽如人意,更谈不上比肩经典的程度,成长中的短剧行业,也需要历经时间检验,排出更多精品。

从古至今,叙事的内核并未改变,变的是传播形式、节奏与载体。过去需要数百页篇幅铺陈的人物成长与剧情反转,如今被压缩进十几分钟的短剧单元;过去需要数月追更、细细品读的情绪长袍,如今可在一晚的碎片化时间里完整体验。大众文艺的形式一直在变,但有一点始终不变:人们需要从故事中汲取力量。在这个意义上,短剧的爆红,是故事的胜利,是古老的大众叙事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又一次回归。

短剧的进阶之路,不是抛弃大众叙事内核,一味寻求“反套路”,也不是加倍堆砌反转、制造爽感,而是用更丰富、更贴近时代的题材,延续经典叙事的生命力。普通人的烟火日常,职场的冷暖浮沉,家庭的温情羁绊,历史的万千气象,都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短剧提供新的叙事资源,让故事不止于情绪代偿,让短剧突破成长的瓶颈。

频、玩3A游戏。他未必受过专业的艺术教育,却拥有过去普通观众没有的东西:巨大的比较样本。这就可以解释,为什么演员刚说一句不走心的台词,观众已经听出来;音乐一响,观众就知道导演准备让自己哭;悬疑剧刚出现神秘人物,弹幕已经列出3种结局。观众不是越来越难伺候,而是越来越难糊弄。

偏偏这时,有些创作者竟然比观众先失去耐心。他们不相信观众能够进入复杂人物,不相信情绪可以慢慢生长,也不相信陌生题材能够有吸引力,于是不断简化、提速、刺激、解释。历史剧怕年轻人看不懂,就简化人物关系;文学改编怕观众没有耐心,就3分钟制造一次冲突;电影怕冷场,就塞满音乐、笑点和反转;人物怕观众无法理解,就把所有潜台词直接说出来。最后,作品变成了一件处处防备观众离场的产品。殊不知,所谓“观众理解不了复杂题材”,很多时候只是创作者没有找到复杂题材与当下生命经验之间的连接。真正深入人心的历史故事,从来不是把观众送回过去,而是让观众在过去看见今天的自己。观众进入人物,也不需要拥有相同的人生,只需要在自己的人生里经历过相似的情感。相信观众的审美,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相信好的文艺始终能沟通心灵,赢得共鸣共情。

其次,不要把用户画像等同于真实的观众。一些创作者、投资人嘴上天天挂着观众,研究观众的年龄、性别、地域、消费习惯、观看时长、跳出节点,围绕观众的数据越来越多,“观众”这个人反而越来越模糊。真实的观众

步履不停,火种不熄

叶 青



任晓飞摄

90年来,长征故事不断被书写、演绎,创新本身也成了“长征”。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中央戏剧学院师生推出原创话剧《走过天涯还有路》,把目光“向下”聚焦到后勤收容队,讲述这支不起眼的队伍接收伤员、运输物资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故事。

主创将“行走”提炼为贯穿全剧的核心动作。空间设计、舞台调度、情节推进与人物命运,全部沿着“路”的意象层层铺展。从瑞金出发时的整装与告别,到湘江血战后的伤兵救治;从遵义扩红时的欢欣鼓舞,到赤水河畔的互诉衷肠;从泸定桥上的英勇冲锋、到松潘草地的绝境求生……队员们负重、蹒跚、跌倒、搀扶、拖拽、匍匐,以不同的姿态“行走”着。每一段长征路途,都是一次生死跨越,更是一次精神洗礼。“行走”不仅是一个戏剧调度,更成为对长征本质的艺术解读:支撑这场漫长行军的是革命的信念。这信念是在长

看台人语

剧集《迷墙》——

破“迷”见本心

电视剧《迷墙》里有一幕,让人印象深刻:墙皮突然脱落,3000万元现金像雪崩一样砸下来。剧中人愣住了,观众也心头一震。这笔巨款像一把刀,把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切开,让每个人心底的欲望、恐惧、挣扎迸发出来。作品用带有荒诞意味的故事,把“义和利”的古老命题讲出了新意。

那面藏钱的墙是剧作的关键意象。它不只是一堵墙,更是夫妻之间那堵“心墙”:沟通不畅、期待错位、生活压力等。这对夫妻因为意外之财,一起面对危险、解决麻烦,找回了当初相爱的默契。而剧名本身就是个隐喻,它要破的,是藏钱的实体之墙,是夫妻间的隔阂之墙,更是人被物欲困围的精神之墙。推倒心墙,与身边人坦诚相拥的那一刻,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
(北京市海淀区 张子祥)

最后被压缩成几个简单粗暴的判断:年轻人没耐心,中老年人爱怀旧,女性需要情感,男性喜欢战争,乙世代喜欢网络梗。然后,抱着这些用户画像去定向制作,以期精准“投喂”。

事实是,一个25岁的青年可以沉迷五代十国,一个70岁的老人也可能喜欢动画片;一个不懂戏曲的人可以理解忆秦娥,一个没有经历战争的年轻人也会为里斯本九号上的陌生人流泪。就以“年轻化”为例,始终存在的一个认识误区就是,以为年轻人只关心消费、爱情和网络梗。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关心的始终是那些最根本的问题:我是谁,我相信什么,我愿意为什么付出,我这一生怎样才算白活。艺术连接着人的,不是年龄、地域和标签,而是尊严、激情、忠诚、信念,是社会现实和世道人心。

第三,不要把迎合观众当作尊重观众。一些作品所谓的尊重观众,其实只是顺着数据走。数据显示观众喜欢反转,于是故事就一再反转;数据显示某个议题有热度,于是所有项目都往里面挤。有时一部电影还没开机,要谈的话题已经在公共情绪里被反复点燃过,创作者要做的,只是给这团已经烧起来的情绪,配上人脸、台词和场景。

一味迎合,带来的是观众的审美疲劳。漫威宇宙就是如此。它用十几年时间把漫画角色、连续剧式叙事、彩蛋文化和全球宣发整合成一台超级票房机器。每部电影都像下一部的预告,每个结尾都像下一阶段招商,人物背着越来越重的宇宙任务,电影本身反而变轻了、站不住了。创作者越怕失败就越速

步履不停,火种不熄

叶 青

锋,到松潘草地的绝境求生……队员们负重、蹒跚、跌倒、搀扶、拖拽、匍匐,以不同的姿态“行走”着。每一段长征路途,都是一次生死跨越,更是一次精神洗礼。“行走”不仅是一个戏剧调度,更成为对长征本质的艺术解读:支撑这场漫长行军的是革命的信念。这信念是在长

征道路上淬炼、升华的。

于是,导演在现实的绝境之路中,向内挖掘人物的蜕变之路。收容队里,每个人都走在人生的岔路口上;大头曾是第三军团的“神枪手”,负伤后留在收容队,虽迫切希望重返前线,最终服从大局承担起队长的职责;红团胖为寻找丈夫加入红军,得知爱人牺牲后,为集体使命放下了个人情爱……他们是红军战士,也是普通人,会迷茫、会冲动、会恐惧,但每一次斗争过后,革命的信仰都会把他们拉回向上的“路”。所有人的“路”,看似各自分离,却最终汇聚成同一股洪流,逶迤不绝,奔涌向前。



剧集《问心2》剧照。

资料图片

人人必然经历的生老病死,都与“医”息息相关,医疗剧因而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题材。《问心》凭借生动的医患故事,获得了观众口碑和传播热度。《问心2》历经3年打磨,在高起点、高预期中与观众见面。续作力图规避模式重复,不仅人物成长主线扩容,而且用新的动机、新的阶梯、新的视角,拓展医疗剧的深度、广度和厚度,将医患关系半径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。

《问心2》承继了前作的同事关系和家庭关

信公式,越速信公式其实越容易失败。最后观众厌倦了超级英雄,更厌倦了被流水线反复投喂同一种情绪。

创作者的真正责任,是在观众熟悉的经验之外,再向前走半步。不是一百步,早一百步很可能只是自我陶醉;早半步,是当观众还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感动时,你已经拍出了他的感动;当他还无法描述自己的困惑时,你已经给出了那种困惑的形状。创作者的领先,不是比观众高明,而是比观众更早抵达他们的内心。

最后,创作不只是寻找观众,还要会创造观众。今天的文化市场已经极度分众,电影、电视剧、短视频、游戏都在争夺同一个人的时间。有生命力的作品,是让原本没有需求的人突然发现:我需要。观众并不全然以“目标用户”的形式存在,有时候是特定作品将他们召唤出来。

这也是艺术与算法的区别。算法擅长找到已经存在的兴趣,艺术最珍贵的能力,是唤醒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感情。创造观众,也是在帮助观众打开新的天地,发现世界,发现自我。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故事,永远能够穿越年龄、地域、算法和时代,找到那个原本并不知道自己在等待它的人。

真正会被时代淘汰的不是老题材,而是对观众的旧想象。重新认识观众,才能重新认识创作,提升文艺产品供给。无论如何,好作品诞生的前提都是尊重剧本,尊重类型,尊重表演,尊重市场,最重要的是,是尊重观众和观众的信任。

步履不停,火种不熄

叶 青

这条路是曲折的,充满了凶险、饥饿、疲惫和伤痛,但它又是上升的,每一次倒下,都有人站起来,每一次失去,都让人更加坚定无畏。松潘草地上,全戏的高潮段落尤为震撼。当墨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,汤圆饿死在锅边,这支队伍几乎走到了绝境,但真正的希望,恰恰来自反抗绝望——正是走完了绝境,他们才得以继续上路。

剧作尾声,红军胜利会师,赤色的长征路线图缓缓点亮,从地上蜿蜒至天际,战士们如雕塑般矗立,逐渐化为剪影。所有人熬过了绝境,抵达地理意义上的终点。大头向着队员们,也向着观众们,再次发出集合的号令:“同志们,我们又要出发了,又要上路了!”这是舞台长征路的最终升华,也完成了台上与台下、历史与现实的对话。如今,我们不必再翻雪山、过草地,走一遍长征险路,但小到个人的奋斗之路,大到民族复兴之路,同样充满挑战。剧作最动人的地方,正在于用这些普通红军战士真实、生动、鲜活的生命故事,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信仰的模样。

舞台上,大幕落下,那些年轻的身影消失在光里,但他们脚下的路延伸到了剧场之外。90年后,我们行走在新长征路上,依然面临各种挑战;但只要把信念锤炼得足够坚定,就没有翻不过的雪山草地!这是长征,也是这部校园戏剧带给我们的启示。

医疗剧的现实主义升级

——剧集《问心2》观后

尹 鸿

系。周筱风援助贵州的经历,使他有一种超越专业医术的使命感。他不仅要成为一名好医生,更要成为一名服务更多医生、更多患者的医院中层管理者,借助更高的“位置”,承担更大的责任。正是这一心愿,带给了周筱风新的起点,也为电视剧带来了新的叙事空间。

作品一方面保留了类型剧特点,如周筱风与林逸“内外(科)合璧、天下无敌”的手术情节,另一方面也更多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底色。在新的成长动机驱动下,周筱风从管理者角度出发,在医疗制度、行业规则、资源利益、生命伦理之间守住良知,呈现出个体抉择的复杂性,揭示出更宏观的医疗改革和制度进步。边远地区医疗条件的落后,医院与医药、医疗器械企业的复杂联系,不同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带来的观念差异,医生在生死之间的伦理抉择,这些在类型剧模式中常常被回避的现实问题,在新作中被充分展开。医院不仅是医患关系场所,更是社会的缩影。由此,作品从医疗类型剧升华为更严肃的医疗现实剧,思想深度得以深化。

剧中故事突破了常规医疗单元剧的单一诊疗叙事,将病痛之外的现实议题铺陈开来。比如,农村妇女张调娥心脏存致命隐患,可婆婆重男轻女,主张冒险生育,长期的言语打压让她进退维谷。住院后,张调娥偶遇儿时玩伴龙蛟蛟,后者身患癫痫,遭遇情感背叛,萌生

今年以来,横店、西安等地影视城的开机量下滑,一些科班出身的青年演员无戏可拍。部分影视公司和视频平台开始批量签约数字演员、建设AI(人工智能)艺人库,香港知名演员吴启华授权AI电影使用自己20岁的肖像进行拍摄……短短几年间,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从后期特效延伸至前端拍摄,在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的同时,加速挤压真人演员的演出空间,冲击影视产业的底层逻辑。

这种变局,其实是市场、行业与技术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站在市场角度,移动端碎片式的消费模式催生了巨大的内容缺口,这一定程度上成为虚拟演员、数字偶像兴起的现实土壤。从行业视角看,影视业长期存在高成本、高耗时等难题,而成本可控、周期可测、风险更低的数字资产则满足了降本增效的核心诉求。在技术层面,视频生成大模型飞速迭代,解决了早期虚拟表演僵硬、违和等痛点,可以精准复刻演员的微表情、肢体细节和语气,一定程度降低剧组对真人演员的依赖。

与此同时,另一组数据对照起来颇有趣味。据统计,今年第一季度上线的微短剧,AI生成内容占比超过95%,但核心播放量仅占4%。这意味着,即便AI演员“抢”走了部分片约,绝大部分观众还是用点击量投了真人演员一票。可以看出,AI要淘汰的是僵化、浅表、缺乏内涵的表演套路和陈旧粗糙、重复低效的生产模式,而不是演员这一职业,更不是表演行业。真正有实力、有内涵的好演员不仅不会失业,反而愈显珍贵。基于此,钻研演技、磨砺更加细腻鲜活的表演,成为越来越多演员的突围方向。一部分演员选择回归话剧舞台,在日复一日的现场反馈中锤炼表演的精度与厚度,也有演员选择转向与AI协同的内容制作,延展自己的职业空间。除了从业者的自我提升,演员的肖像、声音、表演风格等核心职业权益,也亟待得到切实保护。目前,司法机关、有关部门与行业组织已经采取措施,打击AI短剧非法“换脸”等侵权行为,同时也在推进全网常态化侵权监测、公证取证及批量维权,为演员权益筑起更牢固的护城河。

技术迭代永不停歇,但艺术的人文内核经久不衰。回望影视艺术发展史,每一次技术革新都重塑并丰富了表演形态,却从未消解表演的核心价值。无声电影刚被替代时,习惯靠夸张表情和肢体动作来传情达意的演员,也曾一度陷入职业恐慌,但这场阵痛催生了新的表演维度,让台词功力成为演员的重要素养。随着4K高清登场,表演中的细微瑕疵在镜头前纤毫毕现,也倒逼着演员格外重视微表情控制、情绪流露的真实感。待绿幕特效和动作捕捉技术介入真人实拍后,又让无实物表演的信念感与想象力成为衡量表演功力的新标尺。

如今,面对AI的飞速发展,演员行业乃至整个文艺领域更需要坚守人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,追求更具人文温度的表达、更有生命质感的演绎。AI不会淘汰好演员,只会逼出“真演技”。



本版邮箱:wenyipl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任飞帆 版式设计:张芳曼

医疗剧的现实主义升级

——剧集《问心2》观后

尹 鸿

轻生念头,幸得张调娥及时救下。医生们的妙手仁心,不仅治愈了疾病,也给了她们重新开始的尊严和底气。生理疾苦与生活挑战相互缠绕的人物抉择,超越了一般的戏剧性冲突,给了人物更立体的形象,也使观众对现实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在真实的医疗图景中,《问心2》向观众传递了一种理想主义。周筱风、方筱然、林逸、方竹清等一众人选,虽然身份不同、性格不同,却共同坚守着救死扶伤、医者仁心的初心。这一主旨,在前作中通过医患关系得以体现,在新作中则通过医者胸怀天下的人物境界得以提升。如林逸在心脏供体出现时,将医疗公平的职业底线,置于骨肉至亲的生死之上,就是对“以患者为中心”的坚守。剧集中医生在理想与现实、个人与系统、情怀与生存之间的艰难抉择,体现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时代变化,更体现了医生人文素养提升、医疗卫生机构人文关怀建设、崇高职业精神弘扬的协同推进。

整体看来,《问心2》直面矛盾和现实,表达医学理想和人道主义信念,既有医疗类型剧的戏剧性和紧张感,也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感和严肃性。这样的创作方法,难度较前作提升不少,也为医疗剧、行业剧提供了启示:求实方能向真,向真尚需达俗。

(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)